



サファト (Safato') 祭祀場
Safato' Altar
文— Hafay Nikar 江長銓 (「Culker Taiwan」執行長、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生)
圖— Nicole

撒奇萊雅族 撒法度 (Safato') 祭祀場

坐落 在花蓮壽豐鄉的水璉部落，阿美族人稱之為Ciwidian，意為「眾多水蛭之地」。Ciwidian同時也是阿美族氏族名之一，據傳此氏族世居於此，但受到外力的干擾而搬遷至秀姑巒溪周遭，目前少有此氏族的族人聚居，後有薄薄社、七腳川社族人遷徙至此，撒奇萊雅族人為了逃避戰亂也遷徙至此，且隱藏身分以避免官兵壓迫，阿美族人與撒奇萊雅族人於此地共存生活，使得水璉部落呈現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的重合樣貌。

而撒法度 (Safato') 祭祀場位於水璉部落對外之入口處，由8顆巨石圍繞而成，巨石由左至右分別雕刻上風吹、雨淋、土生、火燒、敬神、勤奮、自愛、愛人，代表著部落族人的信仰中心，同時也是歷史事件的再現。若未經解釋，僅由巨石廣場的樣貌看來，還以為是個紀念廣場，但背後則是意味著族人受到欺壓、迫害的歷史，以及經歷奮鬥與逃亡的過程，回顧歷史才得以感受廣場與族人的共同記憶。

加禮宛事件對原住民族的戕害

1878年，當時台灣正處於清朝統治，兩江總督正是歷史課本中經常歌頌的沈葆楨，在牡丹社事件後，清朝對台灣治理的態度轉為積極，「開山撫番」成為沈葆楨積極執行的政策之一。對於清朝為何開始積極處理「後山」問題，目前已有許多論述，但大多歸於牡丹社事件所引發的「番界無主論」爭議。一般認為時因後山問題必須有所歸屬，清朝為此



水璉部落的部落地圖。





撒法度 (Safato') 祭祀場。

開拓領土至花蓮、台東。這使得原住民族與清朝產生嚴重的衝突，其中爆發了加禮宛（達固湖灣）事件。

早在18世紀時，由於噶瑪蘭族在漢人擴殖至宜蘭時受到侵擾，有關土地的爭執事件便經常發生，最後導致族人往南遷徙，而加禮宛社即是由遷徙至奇萊平原的噶瑪蘭族人聚居。在開山撫番的政策下，原住民族受到的侵害越趨明顯，在長期受到欺、騙、搶、拐的傷害下，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抗行動，史書多以「反抗」、「血腥鎮壓」來記錄。而清軍挾著優勢武力，大規模地破壞村舍，使得兩族瀕臨滅族危機，紛紛逃離原居地，往更南方之處隱藏身分繼續生活，因此在過去的民族分類中，皆將此二族併入阿美族，這與兩族所遭遇的歷史經驗具有極大的關係。

Safato'祭祀場的意義

當時，遷居的撒奇萊雅族人為了躲避追

Safato' (撒法度) 祭祀場位於水璉部落對外之入口處，由8顆巨石圍繞而成，巨石由左至右分別雕刻上風吹、雨淋、土生、火燒、敬神、勤奮、自愛、愛人，代表著部落族人的信仰中心，同時也是歷史事件的再現。



殺，來到阿美族部落尋求幫助，水璉部落即是其中之一，在口傳記錄中都傳述著當時對阿美族的感激。2007年撒奇萊雅族得以正名時，即在《MATA TAIWAN》的報導中提到：「這些僥倖逃走的族人，趁著黑夜不斷地奔跑，許多人受到阿美族人的幫助……。當時創立水璉部落的撒奇萊雅族頭目Tiway Kalang才只有16歲，就這樣領導著幸運脫逃的族人，在這個位於牛山旁的小村落定居下來，直到今日。」

Safato'祭祀場旁的石頭上，便刻有創村以來的頭目姓名，時至今日，根本無法區分何人為撒奇萊雅族、噶瑪蘭族或阿美族。對水璉部落的人來說，是哪一族人或許不是那麼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生活、如何延續水璉留下的文化。這種人類學的分類對他們來說真



回顧撒奇萊雅人的歷史，更能窺知此廣場的重要性。清代有加禮宛事件、大港口事件等，日本時代有七腳川事件，這些都是過去歷史課本中未曾提及的，原住民歷史。從歷史中，更能體會原住民當代處境的困窘其來有自。



的有意義嗎？這也令我想起在屏東旭海一帶，也有一群被分類為排灣族、阿美族的原住民族人，他們自稱為「斯卡羅人」，這也代表著卑南族的遷徙歷史，這時候族群的分類很難定義在他們身上，我們又何必添加族群的刻板印象在這群人身上？

或許讀者們都有個疑問，Safato'祭祀場為什麼上面立著8顆大石，又分別刻上8種意涵，這到底代表著什麼？Safato'本是指巨石眾多之意，撒奇萊雅族人崇拜巨石文化，巨石矗立則象徵其信仰中心的建立。這種泛靈、巨石崇拜的特性，在各原住民族中亦有雷同，泰雅族、卑南族有巨石生祖先之傳說，而瑞穗地區也有掃叭石柱之傳說，若嘗試將這些巨石崇拜進行聯結，或許跟原住民族對於自然及生活環境的尊重有著相當大的關係，與其說是尊重，或許喻為共存更加適當。

除了大石的設立外，8顆巨石上分別刻下不同的文字，其中的意涵，根據Masawu Manpo（吉籟獵人學校）的報導中表示，左邊四顆「風吹、雨淋、土生、火燒」是神靈的職務，右邊四顆「敬神、勤奮、自愛、愛人」則



從水璉溪出海口往水璉部落觀看之樣貌。



從望夫崖眺望水璉部落之景色。

是為人的道理。其中又有環繞三角形圖案之圖騰，左邊是以逆時針環繞，右邊是以順時針環繞，無論是圖形或是文字似乎都有一個統一的解釋，但至於為何設計出這些圖騰文字，反而沒有多做解釋。更引起我想追問的是，這8組文字是如何被確立的？



這個被創造出的祭祀空間中又如何延續文化？這或許是我們應該思考的深層意涵。

此外，在幾篇文獻中都提到Safato'祭祀場的建立，除了具有舉辦祭儀的功能外，更是回應了帝瓦伊撒耘（李來旺）倡導恢復撒奇萊雅族文化之運動；而「火神祭」則是撒奇萊雅族復振文化的重要祭典，在撒韻·武荖的《撒奇萊雅族的精神——族群認同與文化實踐》（2014）一文中，明確指出火神祭的復振過程，其中也提到火神祭是由火祭與祭祖傳統所衍生的祭典。撒韻·武荖的筆記中提到族人Toko曾如此說道：「Sakizaya的文化不是慢慢流失掉，而是一夕之間忽然斷掉，很多東西找不回來了……。我們當然也很想這些東西『蹦』地一夕之間又突然冒出來，但是不可能。我們只能用拼湊的，一點點、一點點把文化找回來。」這段話完全回答了我在前述的提問。或許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祭祀場或紀念廣場，而我們都用了一個既有場景的想像來觀看這個地方，但事實上它的存在就是斷裂後的重生，其呈現出的樣貌更證明文化能動性的過程。

頭目紀念石。

結語

回顧撒奇萊雅人的歷史，更能窺知此廣場的重要性，清朝統治末年除了有加禮宛事件的原住民族悲慘歷史外，同時期還發生大港口事件等；至於日本時代更有阿美族南勢群被大屠殺的「七腳川事件」，這些都是過去歷史課本中未曾提及的原住民族歷史。從歷史中，更能體會原住民族當代處境的困窘其來有自，當人們來到這些歷史場域以及復振後的空間時，希望能循著歷史脈絡進行觀察，這些都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地景，而是族群歷史縱觀下的產物。◆



Hafay Nikar 江長銓

阿美族，台東縣長濱鄉人，1991年生。台灣大學地理學系畢業，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。現任「Culker Taiwan」執行長、Pangcah阿美族守護聯盟成員、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。曾任台灣大學

原住民族學生社團「原聲帶社」社長。研究興趣為都市原住民議題、文化復振、遷徙等項目。